

株洲日报

ZHUZHOU RIBAO

神农周刊

2025年6月22日 星期日

乙巳年五月廿七

第24034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

连续出版物号

CN 43-0005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文旅株洲

鸾山寨 心灵深处的永恒坐标

陈虹

“一山独耸，如鸾起舞”，在周边群峰的巍峨之势中，海拔553米的鸾峰恰似金鼎笔，下藏拙朴的扫地僧，亦如古龙书中隐迹江湖的蒹葭翁——身形清瘦却风骨自现，于低调处暗藏乾坤。

翻开同治版《攸县志》，“鸾峰叠翠”四字在《南云十景》间润开墨香。于我而言，这座被岁月磨出包浆的山峦，是襁褓中啼啼掠掠耳畔的山风，是儿时课本扉页上未干的晨露，更是游子行囊里折叠成霜的月光。它是文人诗卷里千年未散的墨韵，亦是我血脉中流淌的故土密码。

乡人从不称其“鸾峰”，偏爱唤作“鸾山寨”或“寨上”。这称呼带着泥土的亲昵，像父母喊乳名“狗乃”“崽崽”般顺口。

鸾峰自东北向西南舒展，山脚是广袤田野与散落屋场，如星子捧月；外围又被层峦环抱，形成“山围水绕一局棋”的妙境。两条银链般的河流夹山而行：东边源自佳洞的“楚水源头”，曾是竹木运输的主动脉——八十年代之前，木排竹排顺流而下，放排人的号子撞碎朵朵浪花，惊起一滩鸥鹭；南边发源于太和仙与八福塘的溪流，则如柔韧丝带，串起江冲、上坑等村落。两水在洲家屋架汇后奔涌而去，最终汇入酒仙湖，如一支大地的血管，日夜跳动着山寨的脉搏。

我家在鸾峰东麓。少时觉得，寨上的晨雾是有呼吸的。母亲推开木窗，薄雾便裹着野菊香漫进堂屋，待朝朝刺破云层，整座山便活了过来：松针上的露珠滚淌着七彩光斑，石缝里的野藤举着毛茸茸的拳头，春笋顶开苔藓，用嫩黄的笋尖在春泥上写下不屈的宣言。

最爱是秋日。山楂子染透丹霞，金樱子在藤间晃着金黄，菜泡儿如紫玛瑙缀满枝头。放学后钻进山林，指尖染着果汁，裤脚缠着草籽，肚子被野果撑得滚圆，躺在绿油油的草甸上，悠闲地吹着口哨，那是专属于童年的歌。

父母每日在田间与山径间奔波，挣工分之外，总在暮色里背着竹篓钻进山林——采金银花的指尖沾着蜜香，砍柴木的斧刃啃着山石，这些带着草木气息的物件，化作笔墨纸砚，便成了我课本里的春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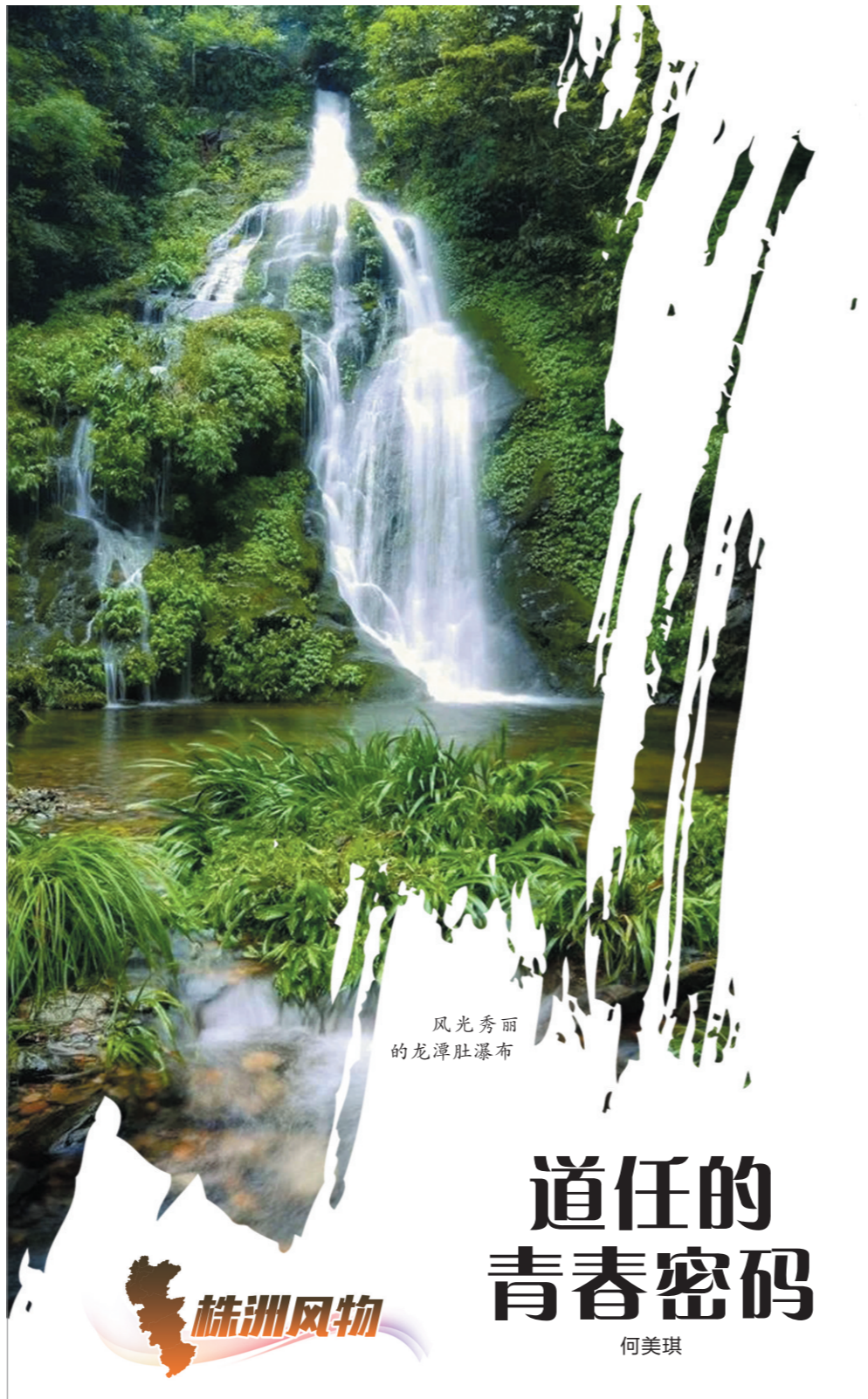
鸾山寨由四峰连缀而成，远眺如大鹏展翅，近观则峰峦叠翠，正应了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的妙句。历代文人在此驻足流连，多有吟咏。明代诸生尹如金写下“双溪夹如抱，山中未老”的眷恋，洪云蒸的“竹筴压青石笋”则让茶香漫过了数百年光阴。

初中在坐落在北麓的鸾山中度过，距家不过千米。记得1970年前这里还是荆棘丛生，野兽出没的穷山窝，第一栋树皮盖顶的旧舍前，木牌上的字迹如刀刻：“七〇年前仅有此公屋。”数年后，中学、卫生院、供销社次第扎根，荒地长成了街市。如今登高一望，鸾虹漫过楼宇，车流碾过青石板的旧梦，这里早已成了山寨的心脏。

学堂的钟声总与布谷鸟应和，早读声混着牛铃声飘向山林。我捡一片虫蛀的树叶夹进课本，看阳光透过叶脉的“地图”，在书页上织出光阴的图案。当老师讲到“鸾峰耸翠接云霄”时，窗外恰好掠过雁群，翅驮着诗句，跌进云深处。

十六岁那年，因父亲病重，我放弃念高中，成了煤矿工人。一年后煤矿关闭，我很幸运调入变电站——站址就在东麓，距家不过百米。父亲笑着“困在山寨掌心里”，却不知这掌心，原是最暖的港湾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因比较擅长写作和刻钢板，我调入镇政府企业办，办公地点又迁至北麓，自此未离开半步，恰似沿着山寨的年轮，画了一个同心圆。

暮色里再登鸾山，脚下是流光溢彩的新镇，远处是黛色未改的群峰。六十年光阴，稚子已成霜鬓客，而这座山始终在生长——它将文人的诗行酿成了农家米酒，把游子的乡愁熬成了万家灯火。



风光秀丽的龙潭肚瀑布



道任的青春密码

何美琪

初夏，阳光明媚，微风轻拂，如此美好的季节适合遇见美好。

位于炎陵中村瑶族乡的道任，距县城约50公里，平均海拔1300多米，不仅有充满传奇色彩的人工隧道，风光秀丽的龙潭肚瀑布群、山水含情的白米石水库、还有红色革命遗址——第一次插牌分田实践地，是个桃花源般令人神往的地方，去道任的念头便如夏日草木，茂盛蔓延。

心心念念了许久，终于在今年5月得以成行。

(一)

去道任要穿过一条人工开凿的隧道，叫“岗背山”隧道。前来接应我们的村秘书说，隧道那头正在修路，车子无法通行，要步行过去。因连续下了几天大雨，隧道内有积水，顶部渗水，刘秘书要我们换上提前备好的高筒鞋和一次性雨衣。阳光灿烂下穿上这套行头，感觉既古怪又兴奋。村如联主席递给我一个小手电，说隧道里黑咕隆咚的，要小心。我打着手电四处照看，隧道的积水没过脚踝，岩石上结着一层薄薄的水盐霜，雨水滴滴嗒嗒地掉下来。嬉闹声、谈笑声撞在坚硬的石壁上，又被弹回来，在洞里放大、回荡，惊起一群群蝙蝠，在幽暗中慌乱穿梭。

行走在幽暗清冷的隧道，感觉像是穿越时空，回到了久远的年代。不到一公里的路程，走了20多分钟。村如联主席边走边介绍，这条隧道是被称作“当代愚公”的过德生师傅带领众人开凿的。过师傅是攸县人，上世纪70年代，村民们慕名请他来打隧道，只为当年一句“包打穿”的承诺。过师傅带领家人和亲戚背井离乡来到道任，与村里人一道开凿隧洞，靠一钎、一锤、一双手，奋

战11年，终于打通了一条长980米的人工隧道，解决了道任和邻近梅冈村的灌溉、饮水与交通问题。“以前，我们村里每年还要派人去给过师傅拜年哩！”村如联主席笑着说。只可惜过师傅因积劳成疾，已离世多年，但他言行合一、艰苦卓绝、无私奉献的“愚公”精神，却如清泉般流淌在村民们的心里，代代相传。隧道后经多次修缮扩建，中间硬化成一条约3米宽的通道，供人车通行，一侧为沟渠流水，一举解决了交通和灌溉的问题。山里丰富的竹木资源、黄桃、油茶、茶油、蜂蜜等山货，也经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出去，成了老百姓的致富路。

穿过隧道，阳光“哗”地泼洒下来，淋了一身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好一处世外桃源！天空如洗，远山如黛，青山翠竹掩映下，一幢幢白墙青瓦的房子点缀其间，缕缕炊烟在瓦缝里静静地抒情，小溪潺潺，鸭鹅成群，悠然游弋。狗朝主人装模作样地吠几声，就摇尾退回屋里，不知是警告还是欢迎。

(二)

从隧道到龙潭肚瀑布约4公里，稍事修整，我们便向龙潭肚瀑布进发。沿林间小道溯溪而上，小径曲折幽邃，蜿蜒盘旋，道旁古木参天，藤蔓缠绕。小溪里乱石密布，或嶙峋，或圆润，或大如丘山，或小如鹅卵石。溪水清冽，缓缓流淌，洁净如绸缎，丝滑如软玉。时而淌过起伏的水草，时而钻过形态迥异的石头，时而跃过高高的山崖，跌落成瀑。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。对于小溪，或许前行就是它的使命，只管浅吟低唱，一路向前。

鸟是大自然最出色的音乐家，山林的静，往往是鸟儿闹腾出来的。不管高音低调、清丽婉转，抑或浑厚激越，皆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各种鸟鸣透过密密匝匝的叶子倾泻下来，这些天籁之音，宛如一只只灵魂颤抖，熨平了内心的褶皱。路面有点湿滑，湿漉漉的苔藓踏在脚下软软的，仿佛踏着大地湿柔的呼吸，空气里弥漫着水雾与绿叶的湿润气息。风动树摇，梧桐花瓣如雨纷飞，伫立树下，有“雨打梨花深闭门”的清寂，也有“自在飞花轻似梦”的烟柳。野花肆意开放，无拘无束，大有千山我独行的意思。大红、鹅黄、淡紫、粉白等各种颜色，从一片幽绿中探出来，撞进眼帘，引起尖叫连连。仿佛走进了一个宝藏迷宫，重楼、兰花、云锦杜鹃、七叶一枝花、野生黄精等各种珍稀植物随处可见。大家不时蹲下来，拍摄它们曼妙的身姿。忽而，一丛素净的花影悄然撞入眼帘，我不由细细端详，花瓣如玉质般的白，又染着些微透明的青，如刚出水的青虾弓起的脊背，纤巧而透亮，花瓣的边缘，自然起伏着柔和的皱褶，宛如美人裙裾的蕾丝，精致地镶在青白底子上，在浓荫下幽微的光线里，折射出淡雅的光泽。我用“形色”搜了一下，芳名“钩距蚌壳兰”，竟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。如此名贵的蚌壳兰，在寂寥的林影深处，完成着无声的盛典。我很庆幸，在它怒放时，正好经过。也许每一朵花，都是时光写给人间的情书，藏着不期而遇的美好。

阳光点点，洒在身上，有些微醺的醉意。约莫走了个把小时，突然听到潺潺之声，只见苍山翠绿中，一帘瀑布飞泻而下，犹如蛟龙出洞，从山顶到山腰，淡水分为三叠，腰中的水流，像被撕成几十条绢布似的，丝丝缕缕披挂山崖，如银如练，如丝如雪，如雨似雾，稍下，在青草藤蔓的牵绊挽留

中，又分散开来，宛如白鹭纷飞，抛珠溅玉、流金泻银般跌落深潭，溅起层层水雾。耳畔飞瀑轰鸣，清凉潮湿的雾气扑面而来，饱满的负氧离子吸入肺腑，令人神清气爽、心旷神怡。立于泉下磐石仰观，悬崖飞瀑、幽谷流泉，水光山色，交相辉映，但见气象万千，美不胜收。沉浸其中，一时物我两忘，不知魏晋。

(三)

临近晌午，该返程了。午饭安排在刘秘书家里，土鸡汤、家常鸭、腊肉、小河鱼蒸辣椒、几个时令蔬菜，还有我们现采的苦菜、水芹等野菜，满满摆了一桌。或许是食材新鲜，又用柴火灶炒，味道鲜美，令人口齿生香，回味无穷。

席间，到县城办事匆匆赶回的村书记介绍说，刘秘书两口子原先在广州打工，前几年返乡创业，在家种了几十亩黄桃，开起了民宿，小日子过得红火火。但一枝独秀不是春，作为村干部一员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。85后的刘秘书在外见过世面，脑子又活络，平时喜欢拍视频，将村里的秀美景色、风土人情、山货特产等，制作成一条条生动又接地气的短视频，通过抖音、快手、朋友圈、吸睛圈粉，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避暑、摘桃体验、登山探险，村里现在开了几十家民宿。他想方设法打开农产品销路，开通“山货直播间”，在网上直播带货，通过互联网联结大山与外面的世界，带动了黄桃、油茶、茶油、蜂蜜、云雾笋等山货走俏，还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白藜、绞股蓝、黄精等中药材的销售。在他的感召和带动下，在外务工人员纷纷回乡搞种养业、办竹木加工厂、开民宿，捧着绿水青山的“金饭碗”，吃上了“生态饭”。

爬山过坳的劳累，被一顿饭滋养得满血复活。大家又兴致勃勃、干劲十足地朝白米石水库进发。水库由二条小溪汇聚而成，有三四百米深，静静地泊在1000多米的群山之巅，如一块凝固的祖母绿琥珀吊坠，挂在群峰胸前。它滋养山川大地，润泽生灵万物，是中村瑶乡几万人的生命之泉。水库下面是第一次插牌分田的试点地，1928年，毛主席率工农革命军来到中村道任开展插牌分田运动，道任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，也因一次伟大的革命事件，被永远载入史册。村民们在四围种上了黄桃，山坡上到处都是盈盈碧绿的桃树林，桃子才两只拇指般大，累累地挂了一树，村民们正在熟练地套袋，给黄桃加层保护膜，以防鸟啄虫咬，让它更好地生长。县农技师每年要到村里进行实地指导和培训，村民们逐渐掌握了栽苗、施肥、剪枝、杀虫、套袋等技艺，个个成了种桃的行家里手。开展插牌分田运动，道任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，也因一次伟大的革命事件，被永远载入史册。村民们每年都要到村里进行实地指导和培训，村民们逐渐掌握了栽苗、施肥、剪枝、杀虫、套袋等技艺，个个成了种桃的行家里手。开展插牌分田运动，道任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，也因一次伟大的革命事件，被永远载入史册。

道任的风景很美、故事很多，拜请各位老师用生花妙笔，去挖掘、书写、传播和推介道任的美，讲好道任的故事，让更多的人知道道任，来道任作客。的确，这里有着太多值得书写的地方。前有先辈浴血奋战、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，后有开凿人工隧道不畏艰险的愚公精神，现有老百姓为除穷根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，这些传奇故事和革命精神代代相传，早已融入道任人的血液和骨子，凝聚成蓬勃力量，成为道任的青春密码。

株洲往事

百年风雨淅江桥

鄢添奇

欣喜万分，商议着由陈盛芳带队赶赴长沙火车站，一同“拦驾”，请求见面“康圣人”。“康圣人”了解到陈盛芳的来意，知道他是故交文俊铎的义子后，感叹布衣善士之胸怀。陈盛芳将他请到长沙醴陵馆，康有为为大笔一挥，题了“淅江桥”三个大字……

“康圣人”提笔写的“淅江桥”，便为醴陵父老庄严而隆重地镌刻在淅江桥上。百年过后，康有为的题字依然镌刻在桥上，这三个字与淅江桥合为了一体。新建的盛芳亭也巍然屹立在桥畔，为来去之人提供着憩息的方便。

为什么是盛芳亭，而不是有为亭？我想大概是因为，在时间的筛洗、沉淀过后，淅江桥的人们更偏向于“真金白银”后面的善。这份善，深藏大义，更为人们所珍视。

可以确定，善是自发自为的。在醴陵城中，淅江桥应该是五座跨江桥中最朴素、最有情怀的一座了。早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首次建造淅水桥，那时还是用的木墩和木梁。大概六七十年后的理宗宝祐年间，在状元洲下约20丈处建起了石墩木梁桥，且改名为淅江桥。此后历经元、明、清、民国等，总共毁于火、圯于水者20多次，重修、补修20多次。1918年北军纵火烧毁后，陈盛芳于1924年首倡修桥，他个人捐银3.4万，回租250石，连同政府拨款、桥会资金、私人认捐等共计20多万元，将淅江桥修一新。

淅江桥是一座民桥，陈盛芳不仅修桥，而且护桥。

第一次护桥，是在1926年6月。当时连降大雨，河水暴涨，东门水深1.3米，县城倒塌房屋900多栋……淅江新石桥也因之迎来第一次重大考验。陈盛芳坚信新桥的质量过得硬，他整天都立在桥上，直面凶猛的洪水，对来劝他回去的人毅然说道：“我陈盛芳要与大桥共存亡，桥若垮，死了算！”结果几天后洪水开始退去，大桥丝毫无损。

第二次护桥，是在1944年的夏天。当时日军正准备攻入醴陵，国民党军方面作出了炸桥断路的决定，淅江桥也在其列。陈盛芳听到消息后愤慨万分，决心独闯58军军部，出门前他说道：“淅江桥就是我的命！一县人的心血建造，多么不容易，现在日本鬼子还没走，就要自己炸毁它，我能对得起谁！你们莫拦我，有什么三灾八难，也是死了算！”陈盛芳见到58军军长鲁道源后毫无怯意，他说：“我虽老迈小民，却也知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，只要炸桥能阻挡日军，我无二话。你一声令下，桥我亲自来自炸，大不了以后再修！”说得鲁道源羞惭不已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黄河都炸了，挡住日军了吗？在陈盛芳的奔走努力下，淅江桥再一次得以保存……

横跨淅水的淅江桥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